

增補 史記評林

第十九冊

222.03
S1229R
R II

~~222.03
R II~~

19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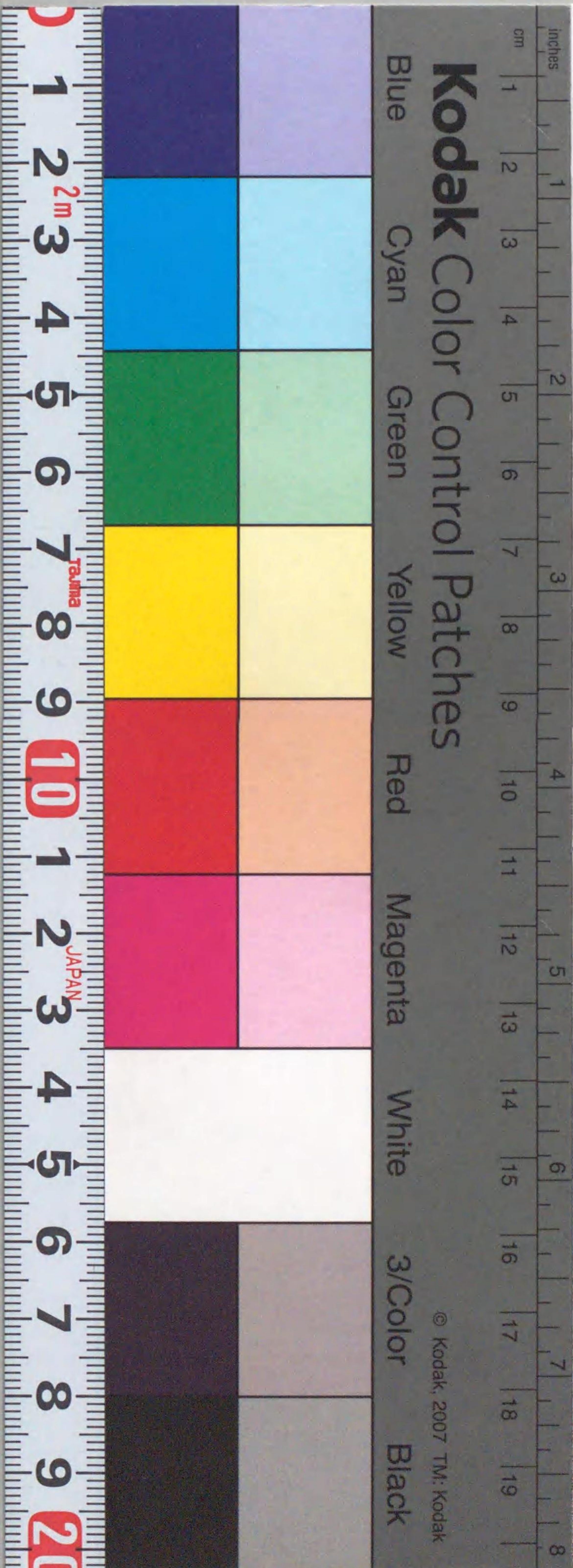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222.03R 40111
Sizz9R0Rhl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

及燕使樂毅伐破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

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云東安平屬淄川國。今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籠。徐廣曰傳音附。○索隱曰斷音都。後反斷其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

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徐廣曰轄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

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

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徐廣曰多作淖齒也。因

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

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

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

因如燕白以不見知三起文勢自當如是。○歸有光曰此傳如事書之不復添設而簡淡之中筆端曲盡自首訖尾融結宛然更不可分割贊後附出二事承前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及燕長驅平齊與世家相為跌宕而著齊之所以轉亡而為存也史公此等見作傳精神洋溢處者人云峯斷雲連是也。

增補史記平水 田單列傳 一

按此傳言三縱及聞二見田單將略全是以奇勝入

蘇軾曰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為鳥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于事蓋先以疑似置入心腹申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茅坤曰田單將兵起自卒伍故必為計以自神與陳涉吳廣之意同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拜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以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

黃震曰田單守即墨使妻妾編于行伍間此李同教平原君之故智也

董份曰田單即墨之戰固奇太史公叙其事亦善狀如親見火牛觸燕軍而披靡者
閔如霖曰火牛計固奇然以齊人之怒燕師之懈故以此取勝耳太史公寫得節次委曲

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一本作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今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許也注引魏武蓋

善之者出奇無窮

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也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

亦軍令也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敵也

如環之無端

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

如處女適人開戶

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及間易將及

後如脫兔適不及距

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

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媿之家

正義曰媿音皎為人灌園媿女憐而

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

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

聞畫邑人王蠋賢

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令軍中曰環畫邑二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

而使入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

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

又云畫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畫水為名也

按處女脫兔語出孫子九地篇與太史公所謂先見弱于敵而後戰同意按論後更復綴此正所謂浮雲斷涯者

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

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

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羣鳥惑眾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眾棲田單于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

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

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

邵經邦曰毅之起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

止一子之耳固無與于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潛王耳亦無與于其宗廟社稷

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為齊有也戮一潛王求其所以代潛王者亦

不為燕有也奈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代之也不以置君為重而以盈燕為利故其報

之也亦不以好還為念而以必得為功使如孟

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夫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擒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為戰故燕并兵于莒而緩即墨及淖齒成潛王則莒不為齊矣燕不即爭而東攻即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為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敵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

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係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半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言不失一辭正使為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於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為之

復齊之功燭實信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巖谷修 同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

索隱曰廣雅云倜儻卓異也○正義曰倜儻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

田巴服祖丘讓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二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夫國在且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鳥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也終身不談

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

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

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

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

陳沂曰同傳者或其國同或其事同或其趨同而時不足以問之若刺客等傳類也索隱說矣觀扁鵲倉公同傳此可知也○王世貞曰魯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也○又曰蓋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機同也蠡跡單而用神連跡遠而用奇良跡近而用巧○焦竑曰魯連氣宇洒然高出千古所以太白稱之曰齊有倜儻士魯連

特高妙蓋極慕之也

鮑彪曰稱諡非當時語此必追書之辭

按此上並客案

許應元曰平原柄國而喪師辱國故不敢復持論國事

屠隆曰連心不勝忿然故氣壯而詞烈

按衍既知仲連為高士而顧不願見之亦預知其不肯帝秦耳

洪邁曰此等重者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自生天下之至文也若如今人減省其詞便不見得當時反覆諄諄然稱先生尊崇仲連氣

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亾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

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

鮑彪曰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

茅瓚曰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王廷陳曰仲連之不肯帝秦志則大矣曷不曰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豈不名正而言順哉

董份曰使梁助者及言以發其端最妙

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衆人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憂死彼秦者弁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彼即肆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死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秦百姓○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

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

真德秀曰魯仲連
反覆言帝秦之害
有功於當時而雄
俊明辯可為論事
之法

陸深曰連意謂
威王敢於此周者
亦以不忍其求故
耳然周以天子而
求於諸侯亦事之
常無足怪者也蓋
謂趙之於秦敵耳
尤當不忍其求而
秦尤不當求之於
趙也

董份曰比之于僕
所以甚辱而激之
行既甘處為僕則
義分不能激矣故
以生死而駭激之
又云其文亦有輕
世肆志之意

註邪一作刑

董份曰此一言其
力千鈞方見能烹
醢梁王處蓋帝之
則可醢之矣非必
真醢也

黃震曰魯連開
新垣衍帝秦之說
引鄒魯不肯納齊
晉王之事為證可
謂深切著明

田汝成曰齊魯
宋偃至死不忌其
愚可為千古快端

晏璧曰魯仲連
其高節遠謀真天
下士也李白詩獨
立千載間清風洒
蘭雪可謂善知仲
連者

董份曰激昂慷慨
雖儒夫吐氣矣
余有丁曰衍庸下
人也雖親國利害
猶未切已至以寵
任予奪言彼方恐
懼而驚拜也

增補曰已平水

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三

鳳文館藏

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
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
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
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
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王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
往周怒赴於齊曰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
太子安王驕也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公羊傳曰斲三軍者其
法斲何休曰斲斬也齊威王勃
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
烈王后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
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
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

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
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
不悅曰正義曰快
於尚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
聲下音希噫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
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

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鄂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邪○
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益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
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
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

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
為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
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
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索禮
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莞簟索

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
義曰簞即鑰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
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
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爭
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
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棺立西階
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

增補曰已平水

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三

鳳文館藏

孫燕曰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謂子之言所以不知行秦易入也吳師道曰秦將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辯士夸辭愚謂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不然則且有傲憚非常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將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爾豈為虛言却哉汪道崑曰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彼操音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豈盡出顯者下哉

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祔正義曰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疆故鄒魯君生時臣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祔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乘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行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

按以上不肯帝秦以下論燕將

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徐廣曰索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

董份曰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一等為人排難解紛此仲連一生學術

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

鄒守益曰此書文勢縱橫詞法嚴密如大將軍兵劔戟森嚴而伍列不紊者

為亾南陽之害小不知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

按此書雖以智勇忠三平起實重智者不倍時一而歸齊故即以時不再至二句申之下文反覆詳論皆不越此

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曰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齊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能見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

按歸燕之說特喚起東游于齊意耳恐其未知所處再犯其怯辱三字及前忠勇智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因敗為功之事以諷之

終振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匹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公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則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子糾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長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友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則也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旌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昧也三戰三北而亾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

董份曰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挾勢權為厚利者也其一魯連處卿好急難輕爵富為名高者也約之于義雖不敢知然而連起遠矣

議不還踵郟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索隱曰枝猶擬也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索隱曰枝猶擬也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曰忿數粉反悁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誑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郟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

易也唐順之曰此文如劉錦剪翠真德秀曰按此篇用事不多而文亦寔趨于偶儷然其論議毀之禍至痛切可為世戒董份曰郟陽書此體古所未有獨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寔迫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耳又曰蘇長公作韓祠記全自此充衍

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臯漢書並有傳蓋以銜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郟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郟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郟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曰謂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去故厚養荆軻今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知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虹貫日也趙破長平軍欲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于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上天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

增補史記平水卷八十三魯仲連郟陽列傳六

援引人事多是戰國權謀之習蓋值
聖祖學絕之秋要
未可盡律以大道
學者但取其長未
可以小疵短之也
○索隱曰以下連
下三個願大王熟
察正欲打動孝王
其詞甚哀

按說苑作白頭
而新傾蓋而故
而如古字通用
白頭而新雖至
老而交猶新也
作而字解尤有
意味
○索隱曰舊評此
篇分爲十段殊覺
破碎今只作五大
段更有原首四句
似冒子昔者荆軻
至少加憐焉是第
一段董孝王勿信

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知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
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
事○索隱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
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因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夫王奢
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
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索

讓自諺曰白頭至
三王易爲比也是
第二段舉不信讒
之利而以今人主
數句望之自聖王
覺悟至豈足道哉
是第三段舉信讒
之害而亦以今人
主數句望之自臣
聞明月至富貴之
樂也是第四段明
言左右讒言不可
信而以今人主之
信讒譏之自臣聞
盛飾至末是第五
段明言盡忠信之
士終不爲讒言所
奪以自明已意結
前起語忠信兩字
漢書註作拉脅
折齒

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
守信而死者秦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也
白圭戰於六城爲
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因六城君欲殺之因入魏文侯厚
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
駃騠馬也生七日而起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
字林云馬父羸子北狄之良馬也○正義曰食音音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
白圭顯
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
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驪脚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
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索隱曰應
侯傳作折
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
權也音力答反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
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
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石自沈於河不同也
徐衍負石
入海○列士傳曰周之
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

林希元曰前後過
度處全然不覺是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
七
鳳文官

一筆而成文字

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齊威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府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

為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研音公禪及研者白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坤蒼云研聲也字林音下諫

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

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

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

宋信于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

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眾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

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眾口成城眾口

銷骨也索隱曰大頰云護人積人諧毀則以此下承言齊秦之智生而致伯嚭以讒殺王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

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聖名當世索隱曰小頰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

林希元曰前面文字凡七變至此方收拾說歸蔡王然也

不能盡舉特舉由余子臧以見例又曰上無朱象管蔡忽出此與由余子臧為偶今人所忌古人文字正不如此拘

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

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王讓國於

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紂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劉別孕婦則武王

雖及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

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

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

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

知非已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

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

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

使刺由也。應劭曰：距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距，盜距也。○索隱曰：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

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

閻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駢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

根柢，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困，離詭，委曲繫戾也。索而為萬乘器者

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離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

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

樹功而不怠。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

術，索隱曰：言蒙被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

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

必有按劍相駢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員轉者為鈞，以

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

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章昭曰：陶燒瓦之靈鈞，木長七尺，

有紋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

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

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周文王獵涇渭，載呂

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

共成王功若鳥鳥之暴集也。索隱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

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泥於諂諛之辭，率於帷裳之制，漢

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

侍惟裳臣妾所見牽制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助云：阜，歷也。韋昭云：阜，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阜也。又郭

璞云：阜，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阜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

燕之間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

而死。○索隱曰：晉灼云：烈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

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索隱曰：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臣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

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

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

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

茅坤曰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傳亦其草草處

吳師道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

大義固未嘗絕彪以爲孔子所謂逸

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之亦非逸也予謂仲連

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

國之士皆以勢爲強弱而連獨以義爲重輕此其所以異耳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于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决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黃震曰魯仲連關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滑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鄒耶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爲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畫聊城無救勢亦必凶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爲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于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

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爲射書何爲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爲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然直以爲天下士未也○鄒陽自陷縲紲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甚羞哉

楊維禎曰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縱衡之利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爲七國雄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羈韓魏制燕趙協齊謀楚囊括并吞之志固不待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盟飲血之君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投肉餒虎剛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秦不稱帝於天下一髮之間耳孰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之舌挽天下既去之勢不亦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二國之疑蹈海一死奚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醜醜之地亦凜凜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聞其議而起盜邊畏縮之心使秦不得志於天下者又四十年嗚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王帛奔走關中秦且儼然以鞏洛之周自處矣及其相五城之封棄如敝屣鈔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曜千古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者以氣勝也謂之天下士夫何愧哉游說也游俠也比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太史公俾鄒陽同傳擬入恐非其倫耳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終

巖谷 修
同 同
石川 鴻齊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原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為氏。為楚懷王

左徒。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史記嫺音隱，又音闕。入則與

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

平屬草藁未定。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斬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

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刀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

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陳沂曰：二子一傳，自成一詞，皆屬而意皆可悲者。茅坤曰：以議論行敘事體。

按以下遊太史公變調

按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

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

南詞也

楊慎曰：太史公作

屈原傳其文便似

離騷其論作騷一

增補口已平木

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

一

賦之官

節婉雅懷情真得騷之趣者也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宓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知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董份曰此傳大槩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嘗有論矣又曰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細羅遺文撫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總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班論在離騷經王逸序註中按詳張儀始終

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

正義曰寒孟反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

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

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正義曰誹方畏反

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

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

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

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開汗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

蟬

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

泥而不滓者也。

徐廣曰皜音潔之貌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涅淖音淄又並如字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

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

伐齊，齊與楚從親。

正義曰上足松反

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

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

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

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

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

索隱曰丹淅二水名

遂取楚

之漢中地。

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所謂丹淅是也○正義曰丹淅今岐江故城

虜楚將屈匄，

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

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

楚兵懼，自秦歸

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

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

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

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

及。

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徐廣曰二十八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

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索隱曰楚世家昭王有此言蓋二一懷王稚子子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增補已巳平水

屈原賈誼列傳

二

官

車為屈原諫楚

王張本

昔人咏楚懷有

詩云六里青山

天下吹張儀容

易去還來諷刺

甚婉轉

朱應麟曰屈原

之死正矣與日月

爭光矣獨惜其不

早耳商於之約秦

人之計之詭也謂

宜廷而爭之母絕

齊交毋徂秦利不

聽則伏劍王前願

畢微命王必遷然

思也而可無受欺于張儀矣秦人之請獻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比其反則鄭袖已為釋去張儀矣大夫宜以此激諫於王使之卧句踐之薪浮勵而待之不聽則咋舌自殺以身為請王

必勃然悟也而可無約和于秦矣武關之會大夫雖諫而卒不能奪稚子之議尤宜持藁伏頸當車泣諫不聽則以頸血汗地俾不得行王必翻然悟也而懷王可不本身於草莽矣是三者所益于國甚大而大夫不諫諫而不強至懷王入秦乃始悲痛慷慨譏刺時事以櫻寡非之鋒而以其身葬江魚之腹嗚呼宗國已至是矣即赴乎長流安能滌時之次次者乎吾固曰惜其死之不早也

王整曰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死于子蘭楚人咸咎焉頃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惻○索隱曰張璠亦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

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徐廣曰三懷王怒不聽索隱曰以名橫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及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囚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

之而斥屈原正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

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王之不受其福上有明王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必受其福也

按此推原屈平本意

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令尹子蘭聞之大怒

唐順之曰忽又轉到離騷上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索隱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何故

與伯夷傳畧同蓋傳之變體也唯伯夷屈原太史所重

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曰楚詞隨其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

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曰楚詞懷瑾握屈原曰

王世貞曰長卿子虛已極夏衍下居漁父實開其端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

揚波者不至於俱濁亦不必獨清餽糟啜醢者不至於俱醉亦不必獨醒

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

所謂與世推移者

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其辭

也 按呂延濟云 彈 振去其塵也 按老子異俗篇 云俗人昭昭我 獨若昏昏俗人察 察我獨悶悶汝 汝即悶悶也 補 方苞曰於原賦 獨存懷沙著其處 死之審也 王世貞曰雜而不 亂復而不厭其所 以爲屈平麗而不 徒放而有制其所 以爲長卿平 增 洪興祖曰此章 言已雖放逐不以 窮困易其行小人 蔽賢起而攻之 舉世之人無知我 者思古人而不得 見伏節死義而已 太史公曰乃作懷 沙之賦遂自投汨 羅以死原所以死

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茂盛貌 傷懷永哀兮索隱曰莽音姥○正義曰莫古反 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 曰方言曰汨謂疾行也 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眩也○索隱 曰眴音瞬窈音烏鳥反 孔靜幽墨王逸曰

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墨無聲 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眴野甚清淨漠無人聲 曰鞠窮紆屈也 軫痛也愁病也 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 卞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 王逸曰卞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削方木欲以爲 圓其常法度尙未廢也○索隱曰卞音五官反 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

○正義曰本常也鄙耻也言人遭世不 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 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 法也言工明於所

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 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 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 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止玄文幽處兮

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音者也 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王逸曰 離婁目下 瞽音 鳳皇在茲

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狡一作郊駟案王逸曰狡音落也○索隱曰狡音奴又音女加反 龍落謂騰躍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鷖○正義曰瑞應圖云黃帝問天老 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首戴德 頸揚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侯順履正尾擊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備舉 同糅玉

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忠 佞不異 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王

見于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 增 王逸註云持賢 智之士居於山公 則中愚以爲不賢 如持玄墨之文居 於幽暗之處則矇 矇以爲不明也賢 者遭困厄俗人侮 之以爲知知離婁 固無所不見微有 所矇盲人輕之以 爲無明也 楚詞註無用字 身下有放棄二字

光緒曰進路北 次兮日昧昧其 將暮此言楚將 以之喻陶靖節 賦云問征夫以 前路恨晨光之 熹微蓋本諸此 師其意無一字 增 袁黃曰杜陵詩

曰莫照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云羌楚 人語辭言卿何爲也○正義曰羌音疆 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 沈滯不得成其本志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 語也 邑犬

羣吠兮吠所怪也作後 非駿疑桀兮固庸能也王逸曰千人才爲後一國高爲 桀也庸庸賤之人也○索隱曰 尹文子云千人才曰後萬人曰桀 今乃非駿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 交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 一作與駟 采文采也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

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 豈知其何故 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 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家王逸曰象 法也

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 次將就 日昧昧其將暮 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 辭指總攝其要而重理前意也

浩浩沅湘兮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 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流入江 分流汨兮正義曰 汨流也 修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 作幽蔽也 道遠忽兮曾

陰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 也○索隱曰楚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增 補 已 記 平 水

云萬里悲秋常作詞無曾陸已下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

也秋時之慘悽也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曰類法也

○正義曰按類例也以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

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

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

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

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過脈處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

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云秀美也應劭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

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

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

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

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

增補史記

平水

卷八十四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

稱河南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固嘗存

洛陽賈誼帝前貴之然不復詳吳公

所治平狀至併其曰竹革反韋昭曰諱也

名失之甚哉其帶隱曰字林云適音文厄反

於史也賈誼號漢名大夫著述不少

奈何弁髮吳公而棄遺之令史靡述

也甚哉賈氏之薄也

柯維騏曰按漢文帝時公孫臣上書

欲改正朔易服色而黜于張蒼及賈誼之議猶之公孫

臣也而阻于絳灌逮武帝時公孫弘

兒寬以文學飾吏治而帝亦嚮用儒術改制度與誼議

無異情誼不遇也增王世貞曰宋景文云賈生思周禮

不能致鄧通之

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索隱曰誼為傳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長沙城西隅有賈誼祠及

誼坐石在也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界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

曰其承嘉惠兮張晏曰恭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

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

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關茸尊顯兮讒說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漢書作隨

曰關音天騰反茸音而龍反應劭胡廣反關其不才之人一句意足成上句

無六翮翔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云關其不肖之人也

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

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作隨

莫邪為頓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璣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

鈐刀為銘徐廣曰思廉反關案漢書音義曰鈐謂利也音鑿言其暗

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嚶嚶不自得意幹葉周鼎兮而寶康

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瓠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莞等轉騰駕罷牛

兮駮蹇驢正義曰駮音烏古反駮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也騰駕罷牛

今駮蹇驢正義曰駮音烏古反駮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也騰駕罷牛

離此咎應劭曰嗟容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

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索隱曰漢書作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

高邁兮索隱曰邁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

爍以隱處兮徐廣曰一云個蠖蠖一本云彌蠖蠖以隱處也正義曰顧野王云彌遠

蓋二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個音而應劭云個背也蠖蠖水蟲害

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息江東謂之魚蠖

夫豈從蠃與蛭蟻漢書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二冀

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紛紛其離此尤兮

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

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

增補已巳平木

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徐廣曰：二云遙增擊也。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也。

彼尋常之汗漬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曰：汗漬也。漬，小漬也。豈能容容舟之

魚橫江湖之鱣鱣兮。如淳曰：大魚也。鱣，鱣魚也。鱣，鱣魚也。鱣，鱣魚也。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夫知魚之不可食也，而不知其所以不可食也。螻蟻，小蟲也。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

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云：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

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

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策數之書，占其度驗。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

之。索隱曰：予於也。漢書作子。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當。

淹數之度兮。語

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曰：此下皆服為對。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乾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乾，音烏。活反。乾轉也。

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嬗，謂變也。或曰：嬗，莫相連也。索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嬗之說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也。

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勿，音密。又音味。勿穆，深也。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曰：音勿。禍

兮。福所倚。正義曰：於。福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福。索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相倚，猶如伏立也。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相倚，猶如伏立也。

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也。

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實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備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倚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使得隱穴，是

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應劭曰：福禍相為表裏，如糾纏也。繩索相附會也。攢，曰糾。絞也。纏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

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騶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旱而遠，猶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

增補口已平水

屈原賈誼列傳

七

官

成

增補口已平水

增羅大經曰：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諫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亦同案以喻小國暗王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

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

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

吉乎告我凶，言其當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乾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

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

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實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備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倚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使得隱穴，是

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

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

增補口已平水

屈原賈誼列傳

七

官

成

屈原耳
馬漢書作而
王應麟曰見細德
之險微顏注云見
苛細之人險阨之
證則微當作微見
險證而去所謂色
斯舉矣見幾而作
也

註有山鴉漢書
註作有鳥如小
雞

樓防曰其詞汗漫
恍惚蓋皆遺世忘
形之說此太史公
讀之而有同死生
齊物我令人爽然
自失之嘆也詭譎
長沙柳鬱不自得
適有鵬入之異長
沙地卑濕恐壽不
得長故為此賦推
原死生之理以自
遺也
茅瓚曰賈誼鵬賦
源流自檀弓來

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
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
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
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投羣形者
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 塊軋無

垠應劭曰其氣塊軋非有限齊也塊音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
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味也○正義曰塊
字音鳥郎反軋 天不可與慮兮

道不可與謀運數有命兮惡識
索隱曰此
莊子文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

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
索隱曰此
莊子文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

銅索隱曰既以陶冶喻造化故
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 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

忽然為人兮何足
索隱曰莊子云人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 忽然為人兮何足

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曰搏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
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忽然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
之長短而
賤借之也 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

死權兮應劭曰本
隱曰言好夸毗者
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
可無物不然無
言人生不過此三
言 貪大徇財兮烈士殉名

品庶馮生孟康曰馮會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
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恃念之意
甚用則夸毗者
可悲也 品庶馮生

休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孟康曰休為利所誘休也
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
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 休迫之徒兮或趨西東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
徐廣曰擯音華板反又音晚索隱曰說文
云擯大木柵也漢書作篋音去隕反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索隱曰莊
子云古之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
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
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贊 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

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
其身也○索隱曰遺形 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索隱曰遺形
其形固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晏曰坻水中小州也○索隱曰
日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 得坻則止

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索隱曰莊子云勞我以
生休我以死也 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靜汜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
出莊子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索隱曰德
人謂上德 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細故蕙荈兮何足以疑
韋昭曰蕙音士介反○索隱曰蕙音介
漢書作介張揖云蕙介鯁刺也以言細 細故蕙荈兮何足以疑

增補史記評本

卷八十四

屈原賈誼列傳

增補史記評本

卷八十四

屈原賈誼列傳

增補史記評本

卷八十四

屈原賈誼列傳

命與此命字相喚微事不足意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應大抵皆了死生之說

徐廣曰祭祀福祚也嗣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儂

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

按天地以下通

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

光緒曰按莊子

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云子輿有疾于

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

於頂何者指天

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

陰陽之氣有診

疾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

其心開而無事

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

曰嗟乎夫造物

三十三矣及孝文帝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

者將以子為此

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汝惡之乎曰凶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

化子之左臂以

自沈淵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彈子因以求鴉

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

之尻以為輪以

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本作爽然自失矣

乘之豈更駕哉

素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蓋積漸假借也

蘇子古史曰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求合于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病於拘拘哉賈

楊維禎曰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主法也質不委于先王而受

誼所謂化為異

嫌于後主放于江南至無所自容而卒投汨羅以死嗚呼移其葬魚腹者葬虎關不為死之得所哉

物兮又何足患

何良俊曰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弔屈原文與鵬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為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

者蓋本此索隱

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註覺淺

余有丁曰漢帝非楚王比漢之用誼亦不類楚之放平平貴戚之卿見楚將亡不用已之言不得已而自沈誼以新進之士欲聞大臣而更帝制則不能自用于帝太史公同

光緒曰伊川謫

取其文而同悲其志故列為同傳焉

增補

王慎中曰太史公先敘屈原以讒見疎于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意復敘其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母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倦倦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

矣羅景倫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達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然則平時須有生若浮死若休等見解方能如此鎮定

增袁黃曰賈子云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陶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

增宛委餘篇云淮南子云桀囚於焦殿齋按前席謂移席就之也朱翌曰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發矣而不極于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于入何尤按馬遷卒于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蓋後人所增耳

增趙恒曰讀其詞而悲之見所自沈湘又悲之及觀賈生吊之文又恠以彼其材游諸侯云云自令若論賈生嘗讀蘇長公賈誼論其論賈生亦即所以論已也王一作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終

巖谷 修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

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之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

往來販賤賣貴 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賣也○家累千金

索隱曰名柱後立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

子 是為孝文王也 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

楚 索隱曰即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子楚 子楚母曰夏姬

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 索隱曰質音致今讀依此毅梁傳曰交質子 秦數

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 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 孽孫張晏曰孺子云孽子何休注

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 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為進 用宜依小顏讀為書音才刃反進

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

也 索隱曰邯鄲音干也 索隱曰邯鄲音干也

增補已巳平水 呂不韋列傳 鳳文館藏

至愛嫡庶至嚴異人奪嫡自立非必盡出於不韋蓋亦有天幸焉要未嘗以為奇也顧其賈豎之見貪得無已時賈姬種禍而陰令移之嫪毐及其智窮卒與同斃豈非貪黷無厭哉茅坤曰叙不韋之謀立子楚如手指談高儀曰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句刺骨語以故得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說客之雄非直大賈也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

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買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賢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善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後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首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其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望得預長為太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侯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侯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安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

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以予為取之術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舉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重尊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夫自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

董份曰念者非真念也不韋知有身而伴怒以念耳余有丁曰政生踰期天奪贏祚也

王維楨曰不韋實秦與春申君實楚絕類

陳文燭曰子楚以不韋謀得歸子楚夫人以蒙家女得匿皆天所以成秦亦所以禍秦且趙初欲殺子楚夫人及子政而卒奉以歸秦其事尤巧

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索隱曰間音閑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常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

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今檢諸本並無生字也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索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二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孟嘗春申久已據表及傳孟嘗春申久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

光緒曰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已先為呂不韋滅矣王命州秦女曲所謂邯鄲倡姬秦國母秦王相國邯鄲賈邯鄲大賈秦仲父仲父合人秦假父讀此可為秦發一咲

閱如霖曰將敘呂氏春秋先提是時一段何等原委按班固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列之儒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列之雜家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非純于儒也

揚慎曰懸金市門無能增減一字者蓋畏秦勢恐其揚雄乃云恨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王世貞曰呂氏春秋其文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諸神官者其食家所為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畏其意故不宿其令焉敢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廟之經追今焉甚矣

不韋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謀秦奮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役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懼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賢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

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

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昭太后

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腐音輔謂宮刑骨腐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

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

僅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

按此徙宮居雍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

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

按此事類釋里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

為後一言深中始昭王之忌則范睢說昭王所謂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故一則廢太后逐二弟涇陽高陵君一則廢二弟遷太后於雍俱極一時之慘

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械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太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主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

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按此徙宮居雍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

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

為後一言深中始昭王之忌則范睢說昭王所謂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故一則廢太后逐二弟涇陽高陵君一則廢二弟遷太后於雍俱極一時之慘

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械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太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主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

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按此徙宮居雍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

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

為後一言深中始昭王之忌則范睢說昭王所謂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故一則廢太后逐二弟涇陽高陵君一則廢二弟遷太后於雍俱極一時之慘

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械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太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主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

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

按此徙宮居雍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莊

襄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

為後一言深中始昭王之忌則范睢說昭王所謂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故一則廢太后逐二弟涇陽高陵君一則廢二弟遷太后於雍俱極一時之慘

曾補口已平水

呂不韋列傳

四

二

官

中千萬金易君
十萬戶直令呂

不韋魂消
方苞曰夏太后

華陽太后薨葬本
不應載不韋傳以

夏太后有後百年
當有萬家邑語

史公好奇欲傳之
而以入秦本紀則

無關體要故因莊
襄王之葬牽連書

之而莊襄王之葬
所以見不韋傳又

以後與莊襄合葬
並陽者乃不韋姬

也但此等只為文
章波瀾據史法則

不宜書也
鮑彪曰不韋賈人

也彼安能知義欲
圖竄而奪嫡立庶

秦國之不亂敗者
幸也以此得贏而

飲酖于蜀於是知
有天道矣

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

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從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

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家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秦王所加怒呂

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

后薨諡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與

莊襄王會葬芷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

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

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斫年宮正義曰斫年宮

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妾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誘懸金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

黃震曰呂不韋大

賈也以君之子為

奇貨而居之竊寵

既多禍敗允當太

史公以為此孔子

之所謂聞者誤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終

巖谷修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黃洪憲曰司馬遷傳刺客凡五人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匹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劇以勇力事魯莊公

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

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猶復以為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

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劇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二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劇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

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

進為言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

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

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

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

罪不容族也荆軻事雖不成然有烈

士風曹沫以敗軍
失地為此舉身名
兩全亦小人行險
僥倖耳摠不知鉏
鹿則遷所不錄也

茅璿曰既許侵地
遂北面就群臣之
位此其不可及處

閔如霖曰非投七
首數句則沫直一
廉勇人耳

茅坤曰先直言子
胥知光欲殺後後
乃言其故又直敘
下不言初

余有丁曰外事謂
伐楚

王維楨曰光之父
以下却逆序光有
內志之由變化顛
倒不拘常法

閔如霖曰只三句
包盡多少
王世貞曰凡劍

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
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
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
鱒諺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

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
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

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
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
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

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第二人次曰餘祭索
隱曰祭音
側界反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亡葛
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

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
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

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

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
容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
二年此云九年竝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

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
城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
年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
城在壽州霍山
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

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
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

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
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
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
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度杜預見
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疆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

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
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
謂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

董份曰見專諸能
于陳衆中刺僚

俠經訓所不載其
大要出莊周氏越
絕吳越春秋或以
為厲言之雄耳至
於太史公之論慶
卿也曰惜哉其不
講於刺劍之術也
則意以為真君之
不然而以項王之武
暗鳴叱咤千人皆
廢而乃曰無成哉
夫習劍者先王之
優民也然而城社
遺伏之奸天下所
不能請之於司敗
而一夫乃得志焉
如專諸者流確其
粗耳斯亦鳥可盡
廢其說然欲快天
下之志司敗不能
請而請之一夫君
子亦可以觀世矣

增補已巳平木
刺客列傳
二

閔如霖曰王僚兵衛之盛若是而卒不免所以形容專諸之善刺非他人所能也

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

長鉞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傳曰光偽足疾此之詳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

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曰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

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二晉滅智伯六十二年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當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伏後衆人遇我案

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索隱曰案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

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索隱曰案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

甚尊寵之即所謂國士遇矣皆為下文讓言張本

董份曰飲器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諱者何以酒半蓋深怨而辱之為澆器耳

王世貞曰此傳載其友識之不言其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游於園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笋為參乘襄子命往視梁下豫讓却伴履為死人此青笋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笋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素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乃自殺

飲器裴氏注云飲器樽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樽也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裴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澆杯故也○正義曰酒器也每寶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

豫讓遁迹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

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

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

又漆身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聲相近古多假厲為賴今之癩字從病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也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為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

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

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願及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

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

增補史記平本

刺客列傳

三

鳳文會

藏

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鉅萬也

茅坤曰襄子斯言也

按國策云讓變其容為乞食人

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以音

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

董份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妻熟其形

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則讓亦必不以謀告之

茅坤曰豫讓心甚苦故其言甚悲

何孟春曰柱厲叔死昔教公之難曰

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愧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

殺人之避

待以國士矣國士請地之日為讓者正宜力諫之諫而終不從則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預其為幾或一悟也讓於此時會死一語待伯既死乃不勝悼悼甘自附于刺客之流國士之報豈若是耶

何孟春曰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所不能變者讓視二主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焉去哉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凶何以當其所遇哉皆不可以言士

平。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

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

東一。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

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當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

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子廼車。車輪未周而以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矣。故略之耳。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滂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

殺人之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烈侯三年。烈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大史公聞疑傳。疑聞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

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此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嚴仲子恐誅。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

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聶政母前。

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聶政母前。

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聶政母前。

金履祥曰智伯雖滅公無後然如開如寬尚據邑未下足以讓之勇豈不而顧死于刺客之靡取劭子云死事易成事難若讓者可謂能死事而已按此段全用國策

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糝此芮反○索隱曰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正義曰糲酒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大糲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是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王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鼓乃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

終皮面決眼者慮禍及姊也通篇只以母姊纏綿著其孝友未歸仲子知入極得要領非太史公筆力政之心事孰能表暴至此 茅坤曰兩固字有生色 光緒曰夫人一作大人蓋古父母皆可稱大人范滂將就誅與

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是也

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

王莽曰卒備賓主之禮而去政固已心許之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

董份曰此數言戰國第一等文字也

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

光緒曰揚廉夫以聶政為忠素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

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

獨嘗其不然未為仁人義士亦未有不為為仁人義士而得為

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失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俱通也

怒韓相避之軼深里顧盼屠酤

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

殺俠累徐廣曰韓烈侯三年二月益殺韓相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

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

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

相者榮一作榮索隱曰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懸之

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

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

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

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

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吾君之無恙風

得春秋筆法劉黃裳曰皮讀作披茅坤曰兩莫知處思致極工劉辰翁曰聞人有刺韓相四句語甚纏綿詳悉未乃用嚴仲子知吾弟一句斷之斬截之甚又繼以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綴急起伏宛然當時

間聶生為知已百金何當道片言殺心起老母既以歸為君報睡眠關入白刃林驚然刺俠累皮面不可跡欲以存其姊人間相生士殉名安足齒嗟嗟政之人品於是定矣董份曰刺客傳如聶政獨行杖劍至韓即一言可見其氣如荆卿歌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只此時儒士生色又曰直入奮擊頃刻事成雖其身勇亦著矣王章曰太史公傳刺客不得不鋪張之而于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獨得春秋筆法

氣象

按此處鎔化國策文自象爽

鮑彪曰姊榮之

死蓋兄弟之義國

策述其言以為不

愛身以揚弟之名

而說者徒知論名

而不及義此皆戰

國之習也史記云

向政知姊無需忍

之志不重暴骸之

難必絕險千里以

列其名姊弟俱僂

於韓市亦未必敢

以身許仲子也列

女傳云榮仁而有

勇不法死以滅名

詩云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此之謂也

愚謂子長得政之

情子政得榮之志

然一則曰列其名

一則曰不滅名猶

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恙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

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恙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

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索隱曰家

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

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

今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

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剗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

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妾云云為已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

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

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

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合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

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

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

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

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

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

若袁黃曰士固為

增補史記評水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六

鳳文官藏

知已者死與上士固為知已者用同

照應

董份曰政猶春秋

謂烈若姊則尤奇

故敘次其事令人

撫劔于數千年之

下猶若欲虛者

余有丁曰自鄉使

而下四句一氣不

可斷謂政知其姊

必如此未必以身

許仲子也

茅坤曰此一轉有

餘音嫵媚之態

鮑彪曰人之居世

不可不知人亦不

可為人所知也遂

唯知政故得行其

志惜乎遂補補猶

細人耳政不幸謬

為所知故死于是

使其受知明主賢

將相則其所成就

豈不有萬萬于此

者乎哀哉

凌約言曰荆軻敘傳歷歷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毫髮遺

恨按此傳敘熟多慷慨之士因荆軻而波及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其一時意氣所激而成風歟

荆軻者衛人也

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

其先乃齊人徙於

衛衛人謂之慶卿

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

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

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短入長倏忽從橫

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

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正義曰懷州河內縣

荆軻嘗游過榆次

論劍索隱曰蓋言古臘反蓋姓蓋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

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

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

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

踐與荆軻博爭道

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踐非也

魯句踐怒而叱之荆

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

高漸離

索隱曰筑以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正義曰音子廉反

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

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

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

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

質秦囚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

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

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曰

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

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

武對曰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滑之沃擅巴

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

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

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

陵之怨欲此其逆鱗哉

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

必能辨之

增補史記

平木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七

史記卷八十六

曰余平生酷好荆

軻傳非特慕其奇

蹤亦喜于長善於

模寫也清霄翰靜

展卷讀之擊節酸

鼻聲悲風從窻際

入豈燕歌故有此

耶漸離矐自報丹

亦不負此筑者

方苞曰觀史公

所增易乃知國策

之疏荆軻傳乃史

公所自作編國策

者取焉而刪其首

尾蓋以軻居閭巷

高漸離撲秦皇在

秦分六國後故也

後論自言得之公

孫李功董生所口

道則非戰國舊聞

明矣且先秦人敘

事皆廉隋其紆徐

曲暢自史公作乃

有此好學深思者

必能辨之

按此以行文而敘事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荆軻怯處與蘭相和韓信同

按太史公次荆卿之刺秦王也

既先以蓋過魯勾踐之短卿者發端而未復結以魯勾踐之言

曰惜哉其不謀於刺劍之術也則其不滿荆卿之意可想見矣

茅坤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斷腸

趙恒曰按目之而去叱之而逃去此可見其沈深也

鞠武之荐田光曰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則田光固以沈深而後能知荆軻也

善待荆軻有以哉

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以之燕太子受而金之

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

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

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

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讀和也今讀購與為燕構同構合也漢文備講兩字常雜今言欲比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

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

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

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

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

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

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

哉此則田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

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

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道

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索隱曰蔽音足結及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

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

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

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

正義曰燕丹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

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

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

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偃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

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

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

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忍害忠義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視而不答遂去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

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鉅鹿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若太史公所傳刺客視此何如

張洲曰約三晉連齊楚購匈奴是合從之遺意可以緩亡不可以謀亡然至此時雖有智勇亦難為功必無幸矣曠日彌久猶

有國焉一憤之不勝而且暮不保丹為欲存國哉直自快耳
董份曰鞠武可謂知害而丹不納宜速禍也
王世貞曰太史公稱其為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言之也凡智不深則非勇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
李廷機曰田光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功相值也
按烈士傳云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高儀曰其死非為泄實欲絕軻使死之耳
方苞曰田光之死不載太子往哭恐與樊於

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言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熹之太子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剪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

期事復也
黃洪憲曰當燕丹時內無強九外無應援而以弱國當暴秦之秦此謂卵抵泰山者也故刺秦王亦必不刺亦必故刺秦王非失計也夫鳥附五石非長生之藥也即有寒熱之疾中于關竅則鳥附用詭譎詭道起則五石用等死耳冀萬一其效之故人有死疾則鳥附五石不可廢當丹之時垂絕之國則荆軻未可非也
趙恒曰劫字當看是丹之本謀後必欲生劫之二字相顧不但欲其反燕侵地且欲其悉反諸侯侵地
茅坤曰燕太子之

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
索隱曰關視也
索隱曰秦王貪絕句
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曰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索隱曰燕丹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河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
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

計拙矣而謀判軻
軻無一言為太子
謀固知軻非國士
也顧秦舞陽一咲
稍有志士輕生之
風耳
茅坤曰判軻不逮
蕭政遠甚蕭政之
辭神子也以百金
判軻則然于車騎
美女之間矣
趙恒曰前云夫
樊將軍窮困於天
下云此云樊將
軍窮困來歸太子
丹意氣不凡可見
此所以能得判軻
也豈漢淮陰等八
可比哉淮陰殺鍾
離味事見淮陰傳
茅坤曰判軻請樊
於期頭一節愚竊
謂非人情也當時
必軻與太子陰取
之而好事者飾奇

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
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
督亢亭案劉向
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
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
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
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判軻
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
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
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
前曰為之奈何判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
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匈徐廣曰提音張鳩切一作抗○索隱曰提
謂以劍刺其胸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
於期偏袒搃腕而進曰徐廣曰搃一作搃○索隱曰搃音烏革反搃音烏亂反
字書作察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此

或戰國豪俠節者
為之也
董份曰欲輕易得
人一頭其發語如
是不容人不刻骨
而伏劍也
董份曰敘匕首縷
縷亦借判軻之虛
發也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
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

董份曰以十三歲
之童子以輔行卿
亦疎矣
按卿既欲有所
待矣丹逼強之
使行而卿亦竟
從其強齒莽如
是安得不取敗
哉
光縉曰按屠隆
荆軻歌云判軻
薄舞陽匕首秋
秋霜殺氣衝寒
日悲風下大荒
綉柱猶堪遠金
屏不可防燕魂

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
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
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

索隱曰焯深也音忽漬
反謂以毒藥深劍鏹也

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
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

索隱曰許者逆也音五故反
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

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
視索隱曰許者逆也音五故反
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今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

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
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

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
道正義曰易水在
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
知雉反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 十

飲恨沒秦草遂年芳此歌亦甚慷慨得荆卿之致

茅坤曰何等摹寫何等風神董份曰觀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

李廷機曰宋人有以勇名於其里者里之人莫敢在視一渡河遇虎負其子俱咆哮嗥嘖若將噬之彼勇者匍匐駭視不敢出一息里人曰何今者之怯也則曰吾勇吾里也何虎之能敵史遷稱武陽

在燕殺人不敢忤視纔入秦便色變震恐其不為勇於里也者幾希謀國事而遺無知小子不以待

光緒曰提擣也景帝提吳太子語同此

王鏊曰至此猶含笑入死地壯哉董份曰方曹沫之劫桓公桓亦欲背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八十一

刺客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黃圖云秦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宮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應前與

於期語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

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丹子云左手揜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亡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

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

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

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

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其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索隱曰

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正義曰提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

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負劍

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索隱曰

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丹子云荆軻拔匕首擣秦王秦王復擊軻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

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

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箕首者

之矣以仲諫而止然齊之君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狼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況激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殞宜也

茅坤曰不見秦舞陽下落亦太史公陳略處

王世貞曰判軻之策下矣雖然燕不由也范睢之策工矣雖然秦王不由也

茅坤曰未復附高漸離一著以為曲終之奏

董份曰軻傳有離即政傳有煉皆天下絕奇也故覺豐

介七尺之利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行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鶻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賴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

光緒曰高漸離有此一筑而荆卿又與極善當時何不邀使入秦而竟副以舞陽乎抑荆軻所謂待吾客與俱者即其人也

王維楨曰傳內蓋聶魯句踐高漸離田光鞠武於期蒙嘉夏無且凡八人安置先後咸有脉絡不可缺一

董份曰以勾踐之言結得末見軻之劍術未盡不然當遠柱之時不能一決待既廢而擲之何其疎也

黃震曰大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

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王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丈夫尊父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煉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今重以擊人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索隱曰案不講謂不諳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

會補史記卷之六

刺客列傳

十一

鳳文館

志愚謂惟豫讓為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荆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軻視諸子材氣殆優焉雖然果何哉其所謂志而足稱道哉

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曹沫盟河返魯侵地專諸進刃定吳篡位彭弟哭市報主塗廩列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約以備司寇殺衛侯之兄繁蔡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類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名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入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致之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公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入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荆軻蒙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楊維禎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已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為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已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為仲子輕殺哉始以母在而保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為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楊士奇曰諸侯奔甲兵之變為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七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繼終父母之喪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枕節致志行出乎烈士乃引而置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也

何孟春曰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為而為者其善必誠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為之報讐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忌其利祿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為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為名譽而為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讓子長之失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終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八十六

刺客列傳

十三

鳳文官

巖谷 脩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緒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

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

年少時為郡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見吏舍廁中

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

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

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

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

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與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以

者之秋也

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土成熟時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

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

亂入李斯傳以高

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

故詬莫大於卑賤

正義曰呼后反恥辱也

而非悲莫甚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鳳文館藏

茅坤曰按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事僅十之三傳高所以亂天下而公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公秦者高所以釀高之亂者並由斯為之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體處學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王世貞曰孫卿李斯業師生而行人禽者也向歆學父子而人夷夏者也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

亾斯主也其始迹入蒙恬傳以蒙毅曾治高當其罪死而高因此有賊心也

余有丁曰斯志在富貴故卒以敗使其知定當不為趙高所愚矣

按急而不急就即前得時無怠意李斯之自謀與為秦謀皆不

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

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

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為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密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

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駮除

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

外此一句茅坤曰斯之本謀故擊而提之于此

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遣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

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

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

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

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求不豹

公孫支於晉索隱曰至約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繆公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而精神愈出意

李塗曰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便見實事最妙中間論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及覆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八廢言也

機防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及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八字而精神愈出意

思愈明無限曲折
變態誰謂文章之
妙不在虛字助詞

茅坤曰斯文之工
千年以來所絕少
者

楊慎曰逐客書反
覆議論組織葩藻
而意切至

凌約言曰不引前
代他國事只以秦
之先為言切實動

容者尚謂不負秦
哉吾嘗歷數其罪
而言之僭王猶夏

狡焉啓疆非仁也
離衡合從戰天下
之民而血之非武

也暴如虎悍如鷲
禁網密于斧灰刀
錦加之遇諶非仁

也誠斥百家之書
客何以不負秦哉
高儀曰結一句便見逐客之非而下乃歸功于客此文之妙委曲有味未有不入人者

裕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

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

車三川今甘茂按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于相又三

川是儀先北收上郡魏糾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

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宣城縣云故

請伐故也東據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此四君

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

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

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岡在子闈國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濱山二

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

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子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

弄燧先王之禮烈焔燭于穹蒼坑焚燔于荼毒非法也客之佐秦者以此禍秦者亦以此嗚呼

高儀曰結一句便見逐客之非而下乃歸功于客此文之妙委曲有味未有不入人者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此數寶者秦不生

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

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

不實外廐索隱曰馱音決馱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馱廣雅江南金錫不為

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

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著於珥珥者

璣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

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阿綳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不進於前而隨

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

擊箏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

也今棄擊箏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

浚約言曰語意已
盡復總括上文而
覆說之益見客之
不可逐文字之有
開闔如此

按此下意有三
段文法三變
董份曰秦王性好
侈大故歷以份華
進御聲色之美啓
其心此善說之術
也斯之陰詭逢迎
二世之欲已兆于
此矣

產於南者多矣
錦綺羅紉黃金
珠璣象犀孔翠
梗楠檉樟餘若
橋苞竹箭山之
珍海之錯網載
而此人皆悅之
賞之至於人才
何獨不然為北
者當為南者去
可乎議論實本
諸此
徐中行曰按筆
聲最悲王臺卿咏
筆詩所謂惟有高
秋月秦聲最可憐
是也筆五絃斂身
也今并涼二州筆
形如瑟不知誰改
王鑿曰以韶虞與
鄭衛並說此戰國
之習
樓昉曰三段一意
反覆而語不相沿
益見精神

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萬新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云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

董份曰反覆駁辨至此斷決有鳥獲貴育之力秦之氣也

吳寬曰詞語激切一三言有萬鈞之勢

羅大經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與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人又

以客公客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

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

如時君之不用何如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茅坤曰斯之佐秦功業數言總盡于此

董份曰諺結二字乃太史公指摘李斯心病處

何孟春曰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四

鳳文館

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

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繼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

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一帝故云定一尊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今下。即各以其私

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四

鳳文館

可多學為士人劫
廢耕戰至始皇遂
有焚書坑儒之事
此事蓋不獨出於
李斯也荀卿論法
後玉在審其所貴
其言曰後王者天
下之君也舍後王
而道上古賢之舍
已之君而事人之
君也其徒李斯相
秦事不師古而是
古非今者有辟此
其禍水之源乎
光緒曰按項山
詩云天下簡編
焚毀盡地橋依
舊有遺書秦蓋
欲以焚書愚天
下而不知民不
可愚也又云秦
人本意愚黔首
畢竟誰知是自
愚
王維積曰此處入
諸親貴盛為三川

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今到滿二十日弗去黥為城
且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
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
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同之治離宮別館周
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山川
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
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
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
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
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
息也李斯言已今日當貴
已極然未知向後吉
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
琅邪正義曰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今事皆從始皇有
今沂州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
在綏州上縣東南

守及荀卿之語以
照後事

五十 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辨士隱姓名遺
秦將章邯書曰

董份曰既知為害
何忍甘之此猩猩
嗜酒明知人欲殺
而復飲以就擒者
也古今人陷此轍
多矣讀之感歎
按此段與觀鼠
臨刑二處暗相
首尾

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
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
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輅車中

徐廣曰一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輅車中可諸奏事類
文

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
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

茅坤曰始皇病且
篤當召大臣顧命
而私令趙高為書
授太子以讓亂此
天之所以凶秦也

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
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

高儀曰真字下得
感切可為人生春
年繼嗣不定之戒

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
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

董份曰秦滅六國
定海內威服四夷

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

其氣可為雄盛矣而孰知帷幄小豎如一趙高者乃足以凶秦亂天下所謂吳越起于葦葢禍故多生于隱微而伏于不測者也人君之御左右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董份曰觀二世此言猶似有人心者而卒以淫暴為國之主皆一宦官誤之也輔道幼主可不擇人哉王維楨曰高其人面而鹿食耶安教胡亥以此論余有丁巳歷載趙高言于斯傳見同惡相濟按先儒陳氏注曲禮天王登假猶漢書稱大行行去聲以其往

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讓史記音隱幸顯友○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及則疆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二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忌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聞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

而不返故曰大行也

茅坤曰高必以蒙恬之際纔能傾動李斯而使之叛按連用五孰與句文法古朴楊慎曰管事字亦古董份曰人王待大臣手滑使官者得以籍口矣可嘆

余有丁巳庶幾謂貪生幸利也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

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所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蒼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

評點身言

避死而幾他望也
古幾字與冀同註
繆甚
又曰孝子不勤勞
而見危言孝子謹
身事親不蹈危險
也暗指胡亥
王應麟曰斷而敢
行鬼神避之見未
而知本觀指而親
歸秋霜降此戰國
諸子之言而趙高
謂之耳

吳寬曰斯到此一
點持祿固寵之心
為高所亂矣
唐順之曰嘆鼠之

情于此畢露
屠隆曰按李斯
詐立胡亥陰弒扶
蘇雖由趙高之奸
實其私心所肯也
蓋焚書坑儒斯議
也扶蘇諫坑儒而
居外斯必深念之
以吏為師斯議也
胡亥傳之以高學
習法事數年斯必
深欲之則斯心欲
立亥不欲立蘇亦
彰明較著也彼其
初難之不過飾說
以欺高與天下耳
其後扶蘇死而斯
大喜真情其微露
矣
蘇軾曰夫以法毒
天下者未有不反
中其身及其子孫
漢武始皇皆果於
殺者也故其子如
扶蘇之仁則寧死
而不請如戾太子

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今斯得罪高曰蓋聞

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親歸物固有

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

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

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

斯曰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

與公子糾身死為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

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

守順豈能為逆謀故曰安足為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

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

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

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

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

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今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

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

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

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

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

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

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

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

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

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

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

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

○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 七 二風文官

之悍則寧友而不
詐故為一君之子
者有死與友而已
李斯之智蓋足以
知扶蘇之必不反
也
陳仁子曰官寺以
廢立之事持其君
者鮮不為患昔豎
牛殺嫡立庶而立
叔孫昭子昭子即
位朝其家衆數其
罪而殺之仲尼以
為不賞私勞不可
能也若趙高立二
世而卒挾其恩以
殺二世視呂氏逆
子釗之事何如也
夫立君大事也不
顧命大臣而聽之
宦官其禍遲而大
二世無昭子殺豎
牛之勇李斯又無
呂氏逆子釗之規
反為所陷焉他日
孫程以策立欺順

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
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
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
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
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
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且
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
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
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
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
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
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

帝王守澄以策立
誤文宗皆自高始
矣
董份曰小人所以
動其君者以勢怵
之以欲啓之焉得
而不從也
余有丁曰此謂攬
權者古今奸人未
有不以是愚其君
也
增黃洪憲曰按公
子公主為胡亥所
殺子嬰妻子又為
項羽所殺實秦累
世殺人之報也
王維楨曰骨肉自
殘至若此可哀痛
哉

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
十公主砒死於杜史記音義曰砒音時格反○索隱曰砒音宅
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
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
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
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
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
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
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
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
斂愈重成徭無已於是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
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
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董份曰二世紀亦
載此文而辭不同
此太史公不及整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栢○索
隱曰米木名即今之櫟木也

項處

李廷機曰堯禹惟不自適所以能長享天下二世專用天下適已乃欲享天下無害噫嘻難哉卒之求處監門臣虜而不可得安所稱無害耶

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藿之羹飯土匭噉土飶徐廣曰噉一作噉推也○索隱曰爾雅云噉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噉則字宜

雖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徐廣曰敵音學敵一作敵推也○索隱曰爾雅云敵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敵則字宜

作較郗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為九防決涇水致

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

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

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

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

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

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

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

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今盜如此李斯恐懼

高儀曰世亂大臣持祿欲有倖免情狀備露王鑿曰即此宜族矣

按督責之術莫過于申韓篇中牽引申韓為証皆以故字轉之文法變化錯綜可與逐客書並觀

董份曰是非顛倒若斯此書何待高之指鹿而後素以也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

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

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

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

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

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

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

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

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

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

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

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

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

楊慎曰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少虛字可乎

董份曰文字變化妙不可言

按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少也鑠斷作鑠鑠之鑠鑠金新鎔之金也

董份曰妙在轉解

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程楷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強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隸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

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黜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之可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

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

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

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

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羊墳首毛傳曰牂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

之高哉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壘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漸則易法故跛牂收於泰山也階壘之勢異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

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既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

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

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

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

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

增李廷機曰余觀李斯始拒沙丘之謀中諫二世之後其初心豈至此哉勢至無知之何姑溷俗以免禍耳使二世覺悟豈非傷梅之漆城諫哉文字亦絕妙

康海曰若言於明主節是正論

茅坤曰斯持祿畏禍附二世之言至此誅死而族收之固也

王維楨曰斯學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術于秦何也

按此仍以申韓結載

余有丁曰兩載二世語見用斯說以凶秦不獨趙高也茅坤曰以二比敘事亦太史公變調又曰看太史公十

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

分詳趙高奸惡總來奉寫李斯本末

董份曰秦之凶惟此數語耳禍害至是哉

按李斯以為言言高今二世不坐朝廷也

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徐廣曰揆一作按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

余有丁曰疑即易
陰疑于陽之疑言
勢相近均敵也

董份曰陰取者布
私惠于民陰得其
心以竊國權也
李夢陽戲擬趙
高答李斯書云一
世使中車府令高

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
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
作訟音私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
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
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
作蔽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
曰角抵也。駟案蔽抵即角抵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
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
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
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
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
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
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

按丞相斯獄李斯
乃從獄中上書陳
七事趙高使吏奔
去不奏曰囚安得
上書乃詐為二世
答書遺斯曰覽丞
相書辭甚愍朕竊
在丞相念其大而
撥乎細拾毛瑣之
行而損夫赫赫者
也朕蓋惑焉先王
幸及隣賢立詩
書仁義之教所以
惠來世甚厚丞相
誦習其說已乃立
議盡焚之夫詩書
何惡於丞相哉諸
生之坑咸陽也朕
自有識知聞此事
未嘗不腐心切齒
丞相縱不與謀獨
不能強諫耶朕既
與丞相訣何敢卒
諱沙丘之事出自
朕本心與丞相
所明也夫行喪未

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
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恰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
之嗣君案表韓死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
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
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
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
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
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
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
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
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
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

發輒肯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茶毒之出口雖不言於心獨無恥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于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是矣足法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取天譴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待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武殫天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與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動為己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關東盜賊大起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二川守與盜通核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

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

書涉泣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腰斬咸陽市

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脇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刻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二川之守，至則

董份曰：份載此書，見與前所對書，阿二世者大相反。按李斯所謂七罪，乃自修其極，忠反言以激二世耳。豈知矯殺扶蘇，蒙恬，以釀其君之暴，其罪更有浮于此者。

光緒曰：弁州山人詩：李斯泣五刑，實以倉鼠故。不見三川守車馬，輝衢路，巧盡拙，自來利，往名。

增補史記平本

李斯列傳 卷八十七 十二 二 亂 文 官 成

評點史言言本

獨所以西山
容居然一環堵
錄之以戒貪者
唐順之曰篇中反
覆慨然身世之感
古云貧賤必慕富
貴富貴必履危機
信哉

楊慎曰卦之用字
好吳越春秋亦有
此句法

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安為反辭。二世二
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
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
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
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
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
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
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劫不知何人。賊殺
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
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
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
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

光緒曰趙高劫
二世意欲代其
位耳而殿欲壞
者三厥後桓玄
篡位登御床而
地忽陷固知大
位不可圖奸亦
足落奸邪之膽

光緒曰余每讀
秦始皇紀及李
斯傳至此始為
之一快惜其夷
族晚且不足謝
天下萬分一也
余有丁曰此傳詳
秦事者所以罪斯
之凶案也
王鑿曰責李斯極
當

趙恒曰因瑕釁
以輔始皇成帝業
秦之成者斯之功
也持爵祿之重云
云廢嫡立庶秦之
凶斯之罪也是斯

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弗與。群
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素本紀云
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
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
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
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
音敵也子嬰與
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
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
王至而斬之。遂以亾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
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
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
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
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
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帝秦之功不足償其以秦之罪也本末二字重慶猶立庶嚴威酷刑以之本也斯之所諫其末耳俗議乃以斯為極忠被誅不察其本則謂斯帝秦之功為周召可也按太史公贊李斯不能輔君否則且與周召列似于失言古史謂國破家滅非其不幸庶幾近之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楊維禎曰趙高謀矯事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丞相事不成高請于斯斯既能以匹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侯之印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與以與高其事必敗孰與操其矯書以逆先誅高而與恬立蘇也即高未謀潛以矯謀聞於蘇蘇可不死恬之殺高機上肉爾計不出此他日事皆決于高乃始上書高言罪吁嗟何及矣嗚呼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族夷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狡兔之樂斯真愚人也哉

柯維騏設扶蘇自訟書云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為始皇書賚上郡數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為絕命書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況國聽于君家聽於親死生惟命誰能逃之臣以不肖于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余所必不可得之恩哉屬鏤在前扶蘇豈敢愛其死然事之末末不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災邑之辭常疑其事乃今信其真有耳嗟乎嗟乎臣何辜而罹此禍耶夫父子之愛不可解于心者自非反德悖道之人孰不欲其親全今名而身共享安寧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也臣雖愚聞竊聞斯義久矣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為長嗣休戚同之關弓射人或談笑而道或滂泣而道何則親疎之情異也嚮者焚籍之後繼有坑儒之慘臣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略陳衷悃于冒威嚴不圖拂意見疏監兵上郡自離膝下于今三年瞻戀闕庭儼若咫尺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違九重之宴巡游天下西祀東封德惠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為詞殊不知川途險巇軌伺隙供億日繁民怨胥作臣豈忍默而不言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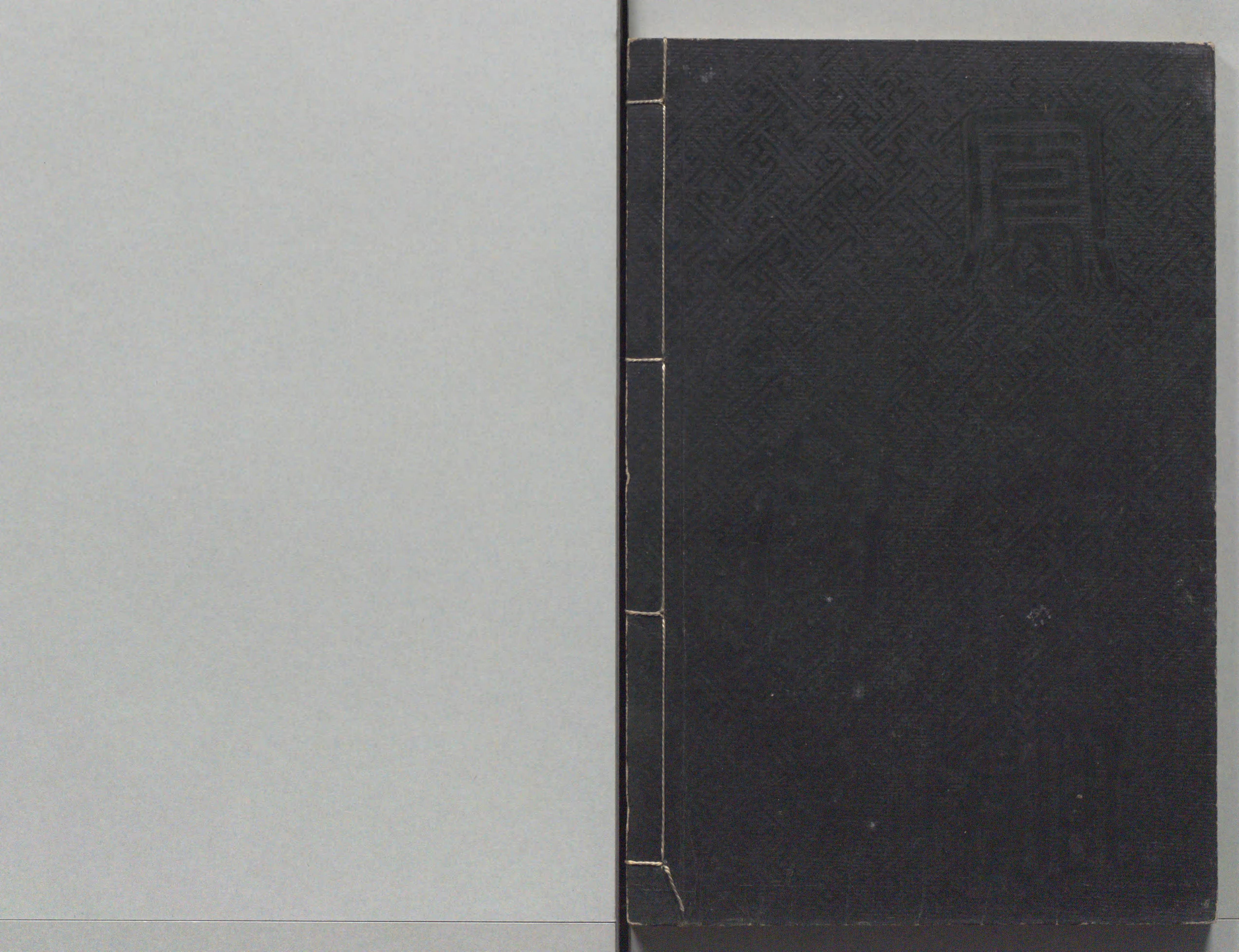
命變起蕭牆而荆棘生于朝也臣亦揣往事取憤強聒何補第念先公穆公悔過自誓卒能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絕望于陛下哉嗚呼詎意竟以此獲罪耶詔書云臣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亦弗諒之甚矣陛下混一宇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憑藉威靈又何功之可樹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疵也且夫懷宴安而厭險阻覬寵幸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履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忌納君子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忠行孝不蒙省察而繫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誠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干剖心子胥湛身猶曰戚屬耳猶曰羈臣耳父兮生我何若是忍也若乃衛宣于汲實由潰倫晉獻于申生寔由孽寵陛下無二者之溺而甘心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豈緘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諛欺陰謀者倡怨望之說以傾奪歟夫投杼之誤曾參不免臣賢不逮若人而讒者特衆陛下惡得而無猜也陛下試思之而詳察之倘有讒人交亂其間幸投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冤更冀收臣骸骨埋之鄜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弃捐死得密邇無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書喜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終

巖谷 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增補
評點

史

記

評

林

十四
—
十九

222.03

Si229R₄

222.03-Si229Rs-Rh



1200701121438

集約濟

6冊

